

小说
风景线
Novelview



● 这是另类的纸上爱情、和纸上身体观、它的故事结构、人物构成乃至作品的含义均指向“欲望”。

这是最媒介化的爱情、小说中含有小说、人物中再造人物、它的抒情、描写以及表达都是双重的，是对欲望的本能表达。

她肯定会颠覆你的阅读神经，但作为先锋作家的陈家桥塑造的迷离恍惚的世界实际上是大众的，需要读者诸君去仔细咀嚼内中含义。

陈家桥 著

永远爱你

山东文艺出版社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456527

I247.5

C4501

永远爱你



陈家桥 著

04/17/03

2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7456527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永远爱你/陈家桥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2

(小说风景线)

ISBN 7-80673-207-1

I. 永... II. 陈...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 第 063390 号

丛 书 名: 小说风景线

书 名: 永远爱你

著 者: 陈家桥

责任编辑: 侯福河

美术编辑: 宋丕胜

封面设计: 快乐岛创意村

责任校对: 贾 伟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 - mail: hswycbs@heinfo.net

印 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87 千字

印 张: 8.375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书 号: ISBN 7 - 80673 - 207 - 1/I · 128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我觉得她是在无意中被杀的，当她停止呼吸，像睡熟了一样被我轻轻地按住时，我仍忍不住亲吻了她一下。她脸上的温度还没有降下去，现在连片刻的欢娱也不再有了，尽管在十分钟以前，她的身子还娇嫩地抬起，还抱住我，而现在她什么能力也没有了，只能听任我的思想激烈地往前。她已无法和我进行公平的竞赛，特别对于飞逝的往事，它们也就此停止了后退，保持在另一些陌生的地方。如果我可以自由地设想下去，我肯定会遥想今后的阳光、雨水乃至更多的事物，但恐惧是压不住了，它们像一根又一根细小的铁丝，打着小疙瘩，痉挛着，从内心的深处爬出来，然后似乎能捆住什么东西，令我猛地收缩，下身有些虚软。我想我的眼睛一定是深绿色的。而说起来如此突然的事情仅仅出自我在几分钟前一个偶然的举动。我不忍心再去碰她，我的手无法挪远，心中响起她时常说过的话，但不论过去埋藏了多少丰富的记忆，现在我是在面对她，一个死去的人。而我保证将尽

量把她的死因与我的良心划开界线，这可能不是我做的，我想。我仅仅看见并记住了她最后的痛苦，仅仅几分钟的搏斗，她就丧失了力量、激情，以及未来。

对于我来说，她已不是什么重要的人了，至少在主观上我必须进一步放弃她，除此以外，我还得说我将妥善地将她处理掉。我从床上爬起来，我两腿夹着的地方湿漉漉的，走起路来像是两根轴，转动着，却又不太灵活，我用手挤了挤，发现我的肉很软，再接下去，我想到了自己体内的血，它们停顿着，好像不愿意留在肉里。我加快步子向洗手间走去，洗手间的灯居然还亮着，我坐在马桶上，抱着头，突然我就哭了，我知道这又是我伪装出来的，我可能是在向自己表明我仍然有救，并没有真正失去自己。哭了五分钟，我又站起来，认真地照照镜子，我看见自己还算英俊的脸上又添了几道刚毅的神色。抹掉眼角的泪，随手拿起剪子，我在眼皮上面试了试，凉凉的，我从镜中看到剪刀的两个刀口都是反着的，越是想靠近眼睛，它们却越是往镜面贴去，真正的眼睛后退又后退。我再凝视我自己时，发现我仍能欢乐起来，无论什么毁灭性的力量都无法将我击垮。对，假如眼睛能自动地展现过去的生活，那我愿意把她的事情放给你看一看，在春天，在冬天，或者在深夜，这个女人已无数次依偎着我，在床上，在我视线的深处飘动。虽然决定一下子结束她的生活在以前只是一个构想，但在今夜它却变成了无可争议的现实。我一边看着她过去的影像，一边用手指压住镜子，我下身在颤抖。深夜，气温有些低了，我鼓足力气继续站在那儿，镜面颤动起来，我用力地压住它。我发现我的手指真好，今天，就是靠它们，卡住了她的喉咙，她的眼睛睁



得很大，这是一个被拉长的极限，而在几分钟以前，我们还在认真地拱动，搓扯，她还在鸣叫，而现在，所有的泥土、记忆、热情和仇恨都过去了，只有我一个人，权利无限地膨胀，增大，盖住了任何不幸的阴影，现在没什么东西是翻越不过去的。

我一直使劲地遏制自己眼中的泪水，我不想承认自己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在我看来，我的任何一项主观选择都是我自己心中最诚实的决定，我个人会对它负全部责任。到天亮还有七八个小时，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任何对我不利的局面。我用剪子剪了鼻毛，把鬓角也剪了剪，这时我想起了大约七部不同风格的日本电影。我知道我内心异常不安，现在惟一把它控制下来的办法只能是面对自己的现实，对这个死者，虽没有优越感可言，但我相信我可以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不能仰仗自己曾经了解她的那些经历了，她完全陌生，以至变成一个似乎可以重新美好起来的事物。我在镜子中转过身，镜子在背后凶猛地扯着，飘着，简直也疯了，我把剪刀向背后扔过去，它肯定插在毛巾上，然后落下来，发出清脆的声音。重新看见她时，她的位置可能做了少许的改变，尽管这是不可能的，但我相信她肯定做了些努力。我还是抱住她，这是我多年来的习惯了，每次总是这样，一见面就想抱住她。而她从不反对，但现在我抱着的人已没有思想和欲望，只有善良存在，令我感动，这让我再一次泪流满面。然而她的唇在轻微地张开时，小股暗褐色的血从边上流出来，我的眼泪坠到她的脸上。

而这时，我们这个布满黄色飞尘的城市开始降雨。我把我的自行车停好，把她搬下来。天已经快要亮了，我已骑了



近三个小时，这儿离郊区也有十七公里，到另一个县城只有十华里了。这儿很好，离公路还算远，这条岔进来的土路没人会愿意经常光顾，我看见在左手前方有一个小土坑，我估计最近一两个月没有翻地之前，是不会有人来的。我就这样把她埋了。埋她的时候，我没有哭，我想到以前在读书时对暴力的印象，我相信我仇恨过暴力，但现在我理解它的含义，而我自己谈不上什么暴力，我只是用一个偶然的機會实现了我的愿望，让她忘记我。亲爱的，请你一定忘记我，我临走时对她说。我看见她的脸覆上了尘土，只一锹，就盖住了全部的脸，所有的形象都已被消灭，再没有奸淫，没有理想，没有光辉，只有日后黑暗，孤独，只有等待事态的发展，她变成了另外的陌生人，我想，她永远属于另一些概念，比如死亡，消失，泯灭和模糊。而我却仍在面对太阳、人际关系、历史、今后的床上生活以及复杂的处境。在某种意义上，我的劳动仅仅为这个杀人举动增加了简单的贡献，我毫无收获。她躺在这块山前的平地下，无声无息，我记起来，她并未穿衣服，我有些后悔，但已没有时间，假如她裸体地穿行于我的记忆，我能怎样？我想，那我就继续拥抱，我承认我的爱毫不减色。

在返城的路上，小雨比先前小了些，天空中透出一些微弱的淡白，天并非从东边亮起来。我已失去了方向感。在路上偶尔会碰到几个骑车的人，他们穿着军用帆布雨衣，不抬头，只顾往前踩轮子，我已完全木然，机械地冲着，浑身湿透之后，向外冒着热气，自行车后座垫上仍夹着那只棕色的麻布口袋。我没有销赃隐匿的意思。况且这雨水阻止任何东西在空中飘扬，它会把来自天上的力量注入各种事物中，街



面、道路、树木、石头，还有人的脊背，一切都在这即将天明的微暗的白光中承受着黑暗的压力，那些黑刺一般梦魔式的故事可能在目前被斩断，但在内心空处，它仍得以肆意地发展，所以你根本不能想象任何平静的未来。一路上，我都在试图遗忘，这是我惟一可以保护自己的做法，在我看来，只有遗忘了这些曾经和自己发生过关系的人，才能很好地逃避任何不利的猜测、纠缠和忏悔。刚进城时，我看了看表，才五点二十分，但天色基本亮开了。街上出现了许多卖早点的人，所有的都抹去了黑夜里的形象，生动地叫喊，移动，挥舞着手中的东西，他们彼此传神。进城时，推着自行车，我感觉自己不像一个刚刚埋掉死者的人，倒像是旧社会中要到城里来取东西的人。而绝不会有人在这样的场合认出我来，我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现在必须赶快回到房中，把仅有的一点钱取上，再带上些衣物，还有自己珍藏的照片和书信，然后，我就离开。在距屋子还有三四百米时，自行车的链条突然卡住了。这是一辆老牌的上海产凤凰加重车，这几年人们都骑山地车，这种车子已没人要了。我的车子咯咯地响着，推也推不走，我踢了它一脚，还是不行，链条下不来，我便把它扛到三十米开外，转个弯来到一个小修理店。老板娘和我很熟，她穿着睡衣在刷牙。她很惊诧地看着我，带着一嘴的白沫问，你昨晚就骑着这么个东西？我想她的话也许并不风骚，然而我生气了。

我坐在椅子上，她丈夫，一个黑脸的家伙亲自出来修了修它，修好了，我并没走。我抽烟，并用他们家的私人电话给我的好友李佳打电话，李佳仍躺在床上，我是不会告诉他真情的，这既不必要，也让人恶心。我只告诉他，我现在在

修自行车。他问我，今天白天要干什么？我说，再说。我听到他在电话那头喘粗气，骂道，你有好多天都不怎么对劲了，朋友们都很担心你呢，你小子，怕是脑子里装了屎！我说我的思想肯定有点问题。李佳在电话另一头沉默了一会儿，肯定是拿起分机走到了窗子那儿。我说，告诉仲政他们，就说兄弟我出事了。什么事？他在电话另一头大声地叫着。我说，我的心出事了。人们一定怀疑我是否真的掉进了情感的深渊，可我不管，我无须向这些朋友承担任何活着的责任，我宁愿他们都相信我已死去。我残忍地挂掉电话，推上自行车，试了试，传呼却马上响了，李佳很急，我把它摁了，修车行的人似乎闪着泪光，在大清早为我担忧，我想我再不是他们的朋友和主顾了，以后我决不在半夜里骑车，因为在半夜里埋下一个死者就够了。我对他们说，我怕是疯了。他们摆摆手，这时我才意识到他们一直在鄙视我，我的存在在目前并没有增加什么优势，而这还是处在他们被事实蒙蔽的基础上。假如人们知道我把王娜给害了，他们一定会把我绳之以法，在短时间内，我想到了法律，可我很快就把它忘了，现在我需要的是赶快离开此地，然后把我的姓名全部抹掉，我必须彻底把自己变成一个无所谓的人。这个并不难。现在的我骑得飞快，沿路碰到同一栋楼里出来锻炼的人，他们都和我打招呼，但他们奇怪我为什么这么早从城外回来。我说，我帮亲戚送牲口。他们闪到背后去了。

回到房子，很温暖，我的亲切感油然而生，我总以为王娜还在，尽管现在逃跑完全是为了她，可好像在收拾东西时，想把她的东西也带上，这有点奇怪，我在抽屉里翻动我和王娜、李佳、仲政、小葛还有小涛的合影，我把它放到胸

前，轻轻地揉了揉，是啊，看着照片上的这些人，我真想对他们说，朋友们，只有我，永远解放了。虽然收拾王娜的东西没必要，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装了些，好像这样对死者才是合乎逻辑的。我知道不论我今后到哪儿，我都不会找到像她这样使我可以变得如此自私的人，她比这个社会给我提供的机会还要多，还要好，而我毕竟把她留在了这个地方，虽然有那么几分钟的痛苦和不人道，但事情都过去了，我们不再需唱什么光辉的岁月，我们彼此无声，在各自的路上飞行。我在心中问自己，她叫什么，我听到人们在说，她叫王娜，你的女友。你的女人。好笑，我伸手甩出一团毛茸茸的卫生巾，这是昨晚在那个事情之前她扔下来的，上面有一团紫黑的东西，我忍不住拾起来闻一闻，有一小股甜蜜的馥味，这使我回想起每当王娜和我一起与许多朋友聚餐时，她总在我身边向外散发这种气味。

李佳果然还是挂了个电话过来，我一改随便的口吻，严肃地对他说，别把我的过去当回事，告诉你，我已背叛了自己，我要走了。李佳不怎么说话，我估计他已起床，不过他怎么都追不上我了。他猜我可能要出远门。我说，是的。那他就问，王娜呢？我同样天真地说，怎么，留给你，你要不要？他肯定回过头看了看他身边的女人，然后他说，我保证不会出卖你。我吹了吹话筒。他笑了笑。我的心从嘴边跳出来，黑黢黢的，像猪身上的一样。我强忍住恶心与悲哀，不知道说什么，我想我可能不会回来了。再见了，朋友们，再见了，生我养我的地方。他扬言要让仲政来堵我，还提到我们的另一个朋友陈超峰，可这些人不顶用，友谊地久天长，但现在我要逃命。我说，我的139手机，你把号销掉吧，我

不会告诉你我去哪里，但相信如果别人知道了，会主动与你联系的。李佳知道我的思想已飞到天上去了，有谁在瞄准它？没有人，根本不会被别人盯上，因为我悄悄地出生，成长，悄悄地做一个人，然后悄悄地像人一样培养勇敢的气质。现在我真的要走了。他在电话那一头咳嗽。我最后一次去洗手间，发现我的脸刚毅无比，眼神坚定，头发竖着，我用手抠了抠脸，并做了个打枪的姿势，在镜子的深层，在一重又一重影像的背后，是曾经的王娜和我，是曾经的王娜闪现过的光辉形象，那丰满、健康、自由的身躯，那流动的情思，还有城市中我们的故事，现在都无限地沉陷、萎缩。我撕下一包未用的舒肤佳香皂盒，把它叠成一个类似翅膀样的东西，扔在马桶水面上，它飘着，像乳房被切开时的剖面，柔软，丝质，椭圆般地旋转，我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走吧，朋友，是上路的时候了。

我很奢侈地拦下一辆从古兰都饭店那个方向驶过来的尼桑出租车，这是我第一次坐上真皮座椅的车子，屁股乐滋滋的。驾驶员对我还算客气，问我，去哪儿。我纵情地说，去天上。我发现我居然讲普通话，驾驶员有点语塞，我的脸上就红了，因而只得改口，说是坐火车去。当然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他很迷惑。城中的人多起来了，他把车子开得飞快，闹了一夜我都有点困了，我把手机关掉，把电话卡取出来从窗子那儿随手扔了出去，我知道我把王娜等人的声音永远扔掉了，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纯粹。空气中透出奇特的肉体的芳香，昨夜和凌晨的雨水把灰尘全部压下去了。靠近火车站时，我收到了以 35 开头的传呼，我不得不警觉起来，以 35 开头的电话号码正是火车站南窑一带的，我像

录像中的刺客那样摸了摸腰，但底气仍不是很足，我想根本不会有人能阻挡我的离去，多半是仲政得到李佳的消息，出于好意，想查看个究竟而已。我从尼桑车里钻出来，按照我的梦想，我手上应该拿一本贾平凹先生的小说集，虽然我未读半字，但我知道那说明我是一个中国老百姓，我反对人们动不动就把我当个流氓。我的包裹不算重，只需挎在肩上就行了，我的墨镜是女式的，是王娜的一个好友小涛送给我的，我用手摁住鼻子，故意装做对广场很不习惯的样子。但人们本来就不会把我区分开来的，广场上全是人，他们大多挎着或背着泛着奶白色的帆布包，广场上响起去成都、西安或南京方向的通知。我步子很快，在快要跨上大门口那个台阶时，我再次为泥里的王娜没穿衣服而万分懊恼。在一个很固执的念头的驱使下，我不得不站住了，我想我必须为她穿上衣服，即使我真的相信她永远不会再见人，我也不能容忍一个裸身的死者，那是对今后梦中世界的严重威胁。此时我软弱了，无力自拔，在广场上坐了下来，和无数个兄弟一样，我内心的选择出现了障碍，我的思想活动马上就不顺利了。

我又陆续收到四个35开头的传呼，我抬头向进站大门那儿看去，只看见巨大的补钙广告牌。我以为一定有某个熟人站在买月台票的窗边打电话。我想站起来，但我还是考虑不好，我有些后悔，自己没能带上一只水果刀，否则，现在可以把刀片插在裤兜里扎一扎自己的肉，那样的话，我就会叫，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但现在我确实太渺小了，既不是严重的病者，也不是自由的人，我不知道马上买下的票会不会真正带走我全能的肉体。是否，我在害王娜的同时，丢下了什么内在的东西，比如无法适应裸身的死者？我讨厌在这样

的处境下还能同情作为恋人曾经存在过的我和她，我强迫自己站起来，对身边一个软绵绵的人说，都别再坐着，走吧。就在大门那儿，我看见一个身影，我头一低，往边上让了些，再回头时，我已找不到他了，不知他是否看见了我，这人好像面熟，但肯定与火车站有关。排队二十五分钟，就买到了去东津的票，我从人群中往外挤。还有三十多分钟，列车就要开了，我想无论怎样都得尽力地扛过这三十分钟。在穿过广场边的水泥路，打开两道半开的铁门，我遇上大约十个穿制服的人，我的脸色铁青。其实他们看也不会看我。我的良心在穿制服的人消失之后，反而无端地好起来，于是我买了十盒康师傅，并拆开一包，要了些开水，在候车室拐角的脏椅子上吃了起来，它很香，很浓，就像是最爱吃的血旺的味道。我知道康师傅和王娜一样都是充满好感的陌生人了，可我永远不能向他们表示我的好意了。如果我细心地找寻，或许能从人群中找到刚才那个熟悉的影子，可我决定不再照顾别人了，现在我将属于火车、开水和康师傅。我几乎要跳起来，但我必须抑制住，何必想象在这个城市所能发生的事情呢？告诉你们，我的思想已在天上，即使是肉，也正在往天上运，我已踏上比梦想还要醉人的路。

上了火车，坐在第 69 号座位上，用了两分钟放东西，接了邻座一个女人的苹果之后，我把窗玻璃放了下来，这时我在汽水摊边上看到了那个人，那是一个无论如何都不能准确地叙述清楚的人，可我保证我在什么地方一定见过他，甚至在一起聚过。我内心发抖，思想其实并不在天上，它在地上，似乎都不在自己的胸口，而是在他的脚下，他专注地看着我这个方向，我判断他一直在盯着我，但他是谁？他为何有



这种必要，限制我的自由？剖开我的现实？或者是留恋我？不，我想这些都不是他的理由，因为他的眼里闪动着愤怒的光芒，似乎想在几米以外照亮火车内的一切，火车几乎不是驶向遥远的东津，而是驶向太平洋，要永远结束这个城市的某个部分似的。在这一刻，我更看清他背后月台沿边上的冬青树，它们微弱地悸动着，也许是烟尘飘动的缘故，那孱弱的叶子纷纷扬扬，声响和动作都被奇异地放大。火车发出鸣叫，我发现他的手伸进裤兜里，狠狠地握住了什么。我认真地研究他，我想他是无能为力的，但他一定与我有关，他应该是一个成熟的兄弟，明白我此时复杂的心情。乐曲很感人，整个火车都沸腾着，送站的人都站到一米开外，他坚定地往前挪了挪，并用另一只手抹了抹头发，我发现他很年轻，我猛地觉得自己对他有一股无法传达的爱，我几次想站起来，然后下去，我居然想去抱住他，尽管这个想法太愚蠢了，而事实上我也是一动不动。我把邻座给我的苹果放在木头窗台上，然后我打开窗子，这时我看清了他，他的嘴巴毛绒绒的，反正我是想不起他了，我把青色的苹果向他举了举，他没有反应，我便把它丢下去。这时，火车启动了，他仍不动，长久地缓慢地变换姿势，跟着我的方向凝望与火车一起消失的我。我的整个身子都在颤动，我再没有力量在头脑中挖起泥土去盖住朋友们的脸庞了，他们都很疲倦、忧伤，他们都不能忘记我，而我却要消失。

在火车没有驶过徐州之前，那个递苹果给我的女人一直在缓慢地培养我的激情，我简直难以相信在飞往天上的火车里居然仍有人毫无目的地与你谈心，并认真地思考你内心的秘密。火车驶出城区，弥漫在大地上的浊气一直围绕着它，



我的眼睛很涩，起初本不打算在车上和任何人讲话，但那个女人在递给我一只苹果之后就不停地为我削苹果。她的刀子很亮，我们围坐在一起的四个人，有另两个人是一起出差的知识分子，又都架着金丝眼镜，常到外车里鬼混。这样，我无法拒绝她递过来的苹果，削皮以后的苹果酷似从体腔以内去观察某一副半透明的躯干，现在我已不后悔裸身的王娜了，至少无人再去削弱她的外层联系，也无人会吃她，她将躺在那儿，直到某一天在我的意识之外浮出泥土。在中午，那个对面的妇女终于忍不住问我，你很伤心是吧？我都看见了，有一个女人为你哭呢。我以为她在逗乐，可她接着说，你把苹果从窗子丢下去时，她捂住了脸。她如此详细地讲述一个为我送行的女人令我大吃一惊。

我对她说，是吗？刚才为我送行的人是个年轻小伙子呢！妇女耐不住我的虚伪，把只削了一半的苹果放到托盘里，环顾了左右，嘟起小嘴，说，别再装了，那女人为你流泪没看见？我立即火了，叫道，你是不是说她光着身子？妇女丢了面子，索性把本质暴露出来了，把托盘抬起来又垂下去，随着清脆的响声，她俯到我身边说，告诉你，她穿的衣服很少，很透，很性感，难道真的在勾引你这样弱小的人？

她过了一小会儿自感她的话说重了，又重新削苹果。苹果就是我们本地产的，甜味不足，却有一股涩涩的酸劲，我开始试图进入她说话的逻辑中，我明白为我送行的女人对我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可她为什么要制造一个我无法拒绝的女人呢？也许，我的王娜不仅仅被我一个人夺去了生命和权利，甚至是更多的人和我一起在无意中还能看见她消失的过程。那么她没有消失？我认为妇女一定相信王娜正在消失，而

消失的过程将十分缓慢？

中午饭我没吃，妇女就批评我了，而到了吃晚饭时，我把康师傅从包里翻出来，妇女一直瞪着我，我不愿意她说我穷，于是我问她，你认识康师傅吗？她说，不认识。这使我又回到安全的幻觉中。从下午四点左右，我就一直在出汗，而且离出发地越远，我反而觉得更多的人在留恋我。过去的框架很快就坍塌了，只剩下虚无的影像折磨着我。她在得知我的终点是去东津之后，马上消失了。我本以为她五分钟后会从厕所那儿返回，而实际上她去了约四十分钟。我一直在惦念她，她什么也不是，可我吞噬了她的果肉，那么我们联系上了，我终于明白从今以后通过任何简单的事物我都可以和别人发生可以隐蔽与伪装的游戏。我站在第九车厢和第十车厢接头处终于把她等回来了。

可我的激情只能维持在去天上这个脆弱的前提上，假如终点东津仍是一个痛苦的方向，那我相信我将把肉体封闭到更绝对的黑暗的地方去。现在，火车和我一起遁入了黑夜。妇女和我一起冷漠地坐着，我担心在某个稍一疏忽的时候，她会像下午一样到卧铺车厢去，这是不公平的。她的眼睛闪着光亮，在黑夜暗灯的映衬下，她端庄，美丽，贤淑，腹中的果肉辛酸地搅在肠道里，我觉得她酷似我中学时的历史老师，只不过那老师对近代史不满，总爱把她自己比做一个受苦受难的人。我相信这个妇女是不正经的，但她控制得很好，在她面前，我邪恶的过去化作了空中的烟尘，她不会看透我的，因为我心中充满着和过去一样令我失望的未来远景，但我终于逃出来了，我的机会是我自己创造的，我抿了抿唇，以表示对自己进一步的信任。妇女已很少跟我说话，



也许她希望我很快闭上眼睛，可我很顽固地看着她。其实她也应该是裸着的，我有些冷，真想吮吸她的乳汁，如果她愿意，我会为她讲述我心中构想的故事。黑夜一滴一滴地加重，我们车厢的灯全部熄了，这时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大地本身的光亮，它们发自树木，土路，墙壁或行动着的车子。但一切都在后退，火车在驶入更虚无的远处。我的胸口有点疼，妇女看出我的劳累，主动伸过手来，在我支胳膊的地方轻轻地摸了摸，她说你可以躺下，现在两张座位上只剩我们了。我仍坐着，她也一样，双手抱着胸脯。我勾着头盯着她的脖子，她毫无敌意，问我，到东津去，为什么抛下一个流泪的女人？我知道她的假设在她的心中是完全正确的，是的，何止是一个为我流泪的女人，还有无数熟悉的存在都在飞逝中剥开液态的心，为我加重不平衡的现实痛苦，可我的选择只能这样，因为我热爱自己的梦想，我再不想面对错误的黑暗的那些关系了。我好半天才缓过神来，不知怎样来描述我在东津的计划，至少我不能把它说出来。

我对黑夜的感觉与妇女是不一样的。她的黑夜，只有一半，因为她不会真实地埋没她自己，她是一种假想的存在，她的乳房，同情感和果肉一样，都是火车在驶向天堂时的虚设。只有我是真实的，因为我本身就是在飞往天上之前的活生生的历史，我制造了一个被杀害的王娜，她与黄土，故城，朋友圈，以及纷繁的记忆一起被强制封存在还会敞开的盒子里。而现在，黑夜给了我全部的借口，我一睁眼看着这个中学时代的历史老师，就想，她真的会陪伴我？她还是去了卧铺车厢，很快我无法自控地睡着了，许多影像在头脑中翻腾，头疼极了，我歪着，绝不躺下，东津在心中闪现，那不